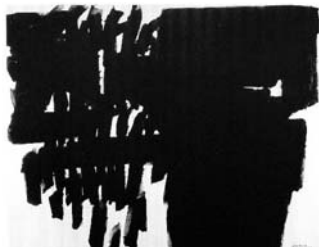


9

來一碗番茄牛肉麵！

來一碗番茄牛肉麵



圖一 漢斯哈同 (Hans Hartung)
作品

很多人在談「現代書藝」，但說易行難。雖然說書法是中國獨有的藝術形式，但古人實無太多的「創作經驗」可供參考，即使尋諸西方歐美亦無完全相同的藝術可資借鏡。西方有所謂的「抽象藝術 (abstract art)」¹者，但也只能說是一種與中國書法「類似的線條表現」而已，我們不能因為「有點像」就胡亂跟人家攀親或拿著香跟著屁股後面亂拜。何況這些抽象大師如漢斯哈同 (Hans Hartung)、蘇拉吉 (Soulages)、米羅 (Joan Miro) 等等 (圖一、二)，從來也沒承認過他們寫的是中國書法。

坤艮的好友書法家施永華²在「界限內的舞者」展出的序文



圖二 米羅 (Joan Miro) 作品

1 「抽象藝術」(abstract art)，一般是指二十世紀以來西方興起的美術思潮和流派。它否定描繪具體物象，主張抽象表現，畫面中只有造形與色彩，自由的表現概念與創意的作品。一般所謂抽象主義、抽象藝術，和抽象派都是同義語。

2 施永華，西元1954年生。鹿草鄉施家村人。弘道書學會理事長，擅書法。

中說：「藝術的表現，有兩種方式，一種是加法，另一種是減法，總而言之是雕與塑。」我覺得是極好的一種形容。不過，身為藝術家倒無須爲此就一定要「選邊站」。書藝的創作除了「加與減」之外，其實還有第三條路就是「不加也不減」作「橫向整理」；我想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書法愛好者都屬於這一塊吧，習慣上我們稱爲「傳統書藝」。

目前最常見的「現代書藝」，不外是採取「減法」的創作方式居多，創作方式也不離「局部放大」、「淡墨書寫」或將字數「少量化」的表現，有些作品甚至減到完全無可解讀的地步。這應是受到日本墨象和西方的抽象藝術極大的影響，由於「減法」的創作可以不受傳統書法嚴格之筆墨要求，因此即使識字不多或不懂筆墨者也有可能藉由「碰運氣」的方式產生創作，故成了當今韓、日、歐、美等國從事現代書藝創作者的最愛。

而「加法的創作」顯然困難多了，基本上它必須以深厚的傳統書法先行「打底」，再加上作者自己的獨特創意予以成形；前輩書家王壯爲的「亂影書」（圖三）、史紫忱的「彩色書法」，還有現代書家王



圖三 王壯爲〈亂影書〉

仁鈞（西元1930-）（圖四）都可以算是加法的一種實驗創作。這類創作的困難度之所以較高，是因為它要經過兩大關卡；觀賞者除了審視作品的創意優劣之外，還會進一步的去檢驗作者於傳統書藝方面的能耐如何。「加法創作」的書家若想要受到肯定，傳統與創新兩樣本事不得不卓越，缺一不可。

書法像一碗牛肉麵

我在《書法家撞牆壁》中有一篇〈書法像一碗牛肉麵〉³，把傳



圖四 王仁鈞〈李太白蘇東坡文合書〉

3 《書法家撞牆壁》2003年蕙風堂出版

統書法比喻作一碗「牛肉麵」，之後就發現很多現代書藝上的爭論都可因此比喻迎刃而解。而施永華君適時地又提出藝術創作「加」、「減」的說法，正好讓我的「牛肉麵理論」更趨精微而堅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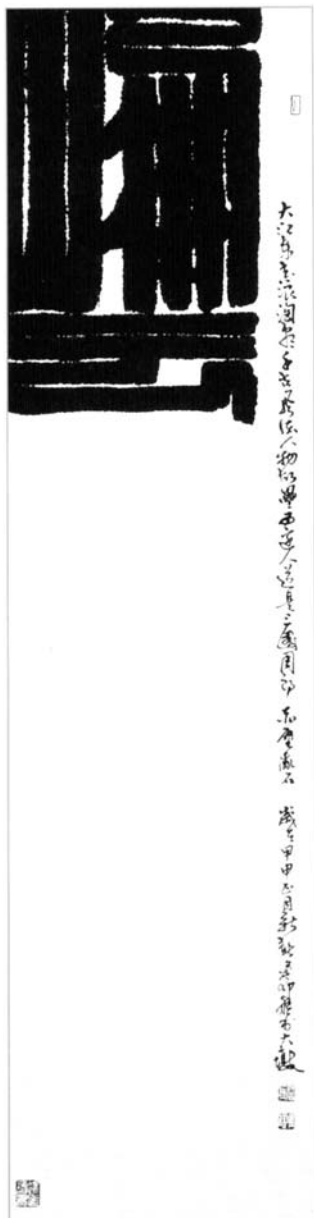
假設傳統書法像一碗牛肉麵，那麼「番茄牛肉麵」、「咖哩牛肉麵」、「泡菜牛肉麵」等，是它的「加法」產品；「牛肉湯麵」或「陽春麵」「速食麵」甚至於有可能僅是一個空碗，都有可能被視為是牛肉麵的「減法」產品。

台灣所謂的現代書藝，主要是以西方藝術「減法創作」為主，詹坤艤的書法創作走的卻是東方本色的「加法創作」，有人因此批評說「不是書法」或不足以稱「現代書藝」，施永華君對此在序文中說：「有人直言這不是書法，言談間可以感受到（詹坤艤）被否定的失落感……我對這樣的創作方式，比他自己更肯定。」而在我眼中詹坤艤的創作正如一碗「加了番茄的牛肉麵」。再怎樣「不像書法」，至少他比大多數所謂的「減法現代書藝」者更夠資格來談「書法」兩字。道理很簡單，因為一碗「番茄牛肉麵」去掉了「番茄」，仍然還是一碗如假包換的「牛肉麵」，最低限度還看得到牛肉在哪裡。至於「減法的牛肉麵」，有很多碗中已經找不到半塊牛肉，連牛肉的味道都「減完」了，甚至於連「陽春麵」都談不上，減到了極點，明明只見到一個「空碗」擺在那兒，都還有人睜眼說瞎話，硬拗說它還是一碗「牛肉麵」。

印度的智者奧修（Osho，西元1931-1990）說過一個笑話：

「一群雞在院子裡，有一個足球飛過籬笆，剛好落在他們的中間。有隻公雞搖搖晃晃地走過去，研究了一下，然後說：「我並不是在抱怨，女士們，但是請你們看看人家隔壁母雞的作品。」

這真是一個典型「外國月亮比較圓」的西洋版。中國書法本來



圖五 詹坤艭〈崩雲〉

就自有一套評分的標準，無須隨著洋人起舞。有些人不但把國外的「足球」錯看成「雞蛋」，還嫌自家的母雞不爭氣。

「舞者」詹坤艭目前還在「界限內」實驗和摸索中，要談有什麼驚人成就或許言之尚早；但我覺得此路確是值得走一走，雖然寂寞一路緊盯，但早晚總會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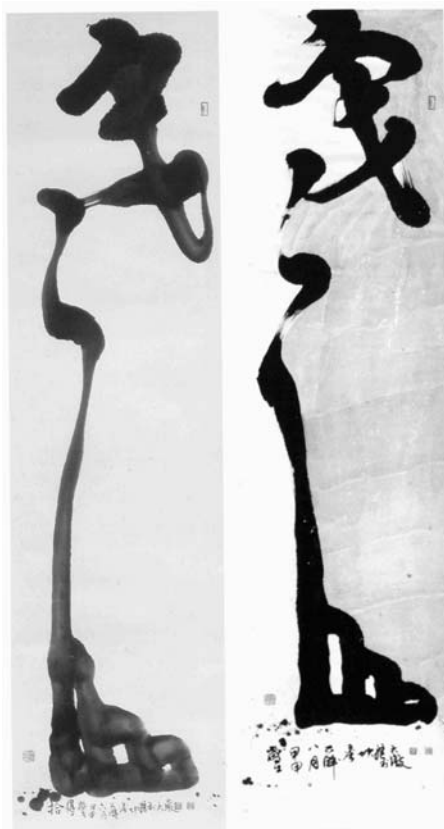
在此我以坤艭幾件個展中的作品，提出個人的淺見，希望對他往後的創作能有所助益：

圖五的〈崩雲〉有別於傳統書法的密集書寫方式，畫面作了大量的留白，就「引人注目」和「一新耳目」這點是相當成功的，不過卻有點「文不對題」的感覺，既無「崩」的感受，更別提「雲在何方」了，開個小玩笑，也許用「墜鋼」兩字更符合題意？

圖六的〈寒山〉：作者以相同的文字內容，作了兩件不同的表現對比。

當書法與「美術設計」相互碰觸時處理要極其小心，界線不得含糊。就像一碗番茄牛肉麵不論番茄加了多少，千萬別讓番茄掩蓋了牛肉的鮮美，任何的「加料」都不應喧賓奪主，這也是書法創作的一個要注意的基本遊戲規則。

左圖是純墨色和線條的表現，可以見到書法線條「血脈」的流動，是一碗原味的牛肉麵。



圖六 詹坤艫〈寒山〉

右邊書法線條的墨色層次不分明，而大面平塗的「加工染色」手法則接近美術設計的技法。這種利用書法線條與線條間的「空地」加以平塗的色塊，往往模糊或掩蓋了書法線條的本質，如果視為實驗作品偶一為之尚可，一再出現則有形成「圖案畫」的嫌疑，似乎偏離了書道。

（圖七）〈孤峰雲散千溪月〉：此作最大的問題是，徒有現代動人的形式外表，失去了書法最足以傲人的「筆墨」，只剩下一堆「字殼」。不論傳統或現代，恐怕兩面都不討好；古人論「摹本、雙鉤已



圖七 詹坤鯤〈孤峰雲散千溪月〉

比真跡下了一等」，這種「字殼」俗稱空心字的表現方式恐怕又更下一等了吧？

結語

以坤鯤傳統書法的功力，如果想寫一些討好觀眾、取悅評審的書法，當然是輕而易舉，他卻選擇了一條人煙稀少之創作途徑。誠如他自己所言：「這是一條沒有掌聲的路，執意獨行的路，當然孤單、寂寞。」

這種跳脫流俗的精神，令人佩服，也證明他是有其理想和執著的。這種創新的路當然不好走，不過，我有句話可以和坤鯤共勉：「最差的創意，也比任何的模仿抄襲要好。」尤其是在台灣目前很多書者都只為比賽、為評審而寫書法，書風普遍缺乏個性和創意的此時。

陳其銓教授是我最敬重的書法家之一，也是先師磊翁的至交好友，生前曾與筆者笑談眾弟子大致可分「猴」與「迂」兩大類⁴，「猴」字輩較不墨守成規，帶點聰明慧點；「迂」字輩則較老實，不計較，以勤補拙，有耐性。詹坤鯤一身兼具兩種性情，他平日處世為人誠懇樸實近乎「迂」，但是當他在「界限內放手『颯舞』」的時候，令我訝異而驚豔，竟然也可以猴性十足，這正是理想的藝術家性格！

4 「猴」指較聰明，「迂」指較苦學者，參見拙著《書法家愛笨鳥》書中〈書法家的猴與迂〉，2005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出版。